

●序

“湛渊静语”者，湛渊子与客语于静也。湛渊姓名爵里，不闻于时。家西湖，西有泉自竺山来，及门而潞，湛然下见白石，若隔一膜，爱之。客至，呼坐榻就渊，四空无人，林影在水，掀髯剧谈。大而天地之高厚，细而品汇之化育，至于圣贤之大训，古今之明戒，日用之小物；下至滑稽诙谐，任情极口。谈辍则笑，笑复谈。两不知其是非非是也。又病忘，客退，欲持以质诸人，忘之矣。于是具白垩，寸遇所得，随树石墙壁识之。幸而不漫灭，则子弟辈更书于册，积三十年，其不遂忘而获识之者，盖百分一。其识之而不遂漫灭，获更口焉者，盖十分一也。风漂尘转，走南北半天下，所闻日益广，得说日益多，聚之一篋，然犹以湛渊名者，何居？吁！始予之爱渊而居之，且以名吾爱也。今予与渊相忘，不知我之为渊，渊之为我。向所谓湛然者，不在乎渊，而在予方寸间矣。岂区区一水云乎哉？然谓之静，犹及夫功名世故之末者，人之情也。人生如一杪忽于天地之大，而能与天地配，以其道可达乎二者也。此道可独善卑，卑为沮溺之为哉？穷岩穴，老簞瓢，岂人之情，人之不幸也。时有不至，特不可幸而强去之耳。静常静，动可常动乎？故亦曰“湛渊静语”。若夫漉漫丛脞，无补于世教，则稗官之设，稗不及谷粟，不愈于土炭耶？是则苟存之意。湛渊子自序。

●卷一

理宗圣德天纵，问学日新。潜龙越邸日，尝从多士宾兴，较艺文场。及即位，中外称为“文章天子”。林希逸兼崇政殿说书，首进养性、存心二说，即日降御批云：“心者神明之舍，欲养其性，必存其心。观卿进说，姑以七言寓意云：方寸中涵一太虚，操存须用养工夫。莹然镜净无纤翳，一性融明万理俱。”

景定癸亥九月，祀于太室。礼毕，上乘辂诣明堂，连日阴雨不解。至是，辂次六部桥。云色渐开，日影穿漏，都人忻庆。时执綏官某见天颜和怿，奏云：“此晴自陛下方寸中来。”上不语。又奏：“臣闻陛下于禁中晨夕叩祈。”上亦不答。又奏：“臣闻皇太子亦露祷宫中。”上始云：“卿何自知之？”曰：“臣传闻如此，乞付史馆。”上复不答，还内。次日，肆赦，礼成，内批出某人与郡。

伊川先生六代孙淮，咸淳间为安庆悴。明道年五十四卒，二子相继早世，无后。淮之族尚蕃居池阳，妇人不缠足、不贯耳，至今守之。有《中庸大学理粹》一编。

文之繁简，系乎人，亦系乎代。如《春秋》：“陨石于宋五。”公羊虽因经作传，而曰：“闻其真然，视之则石，察之则五”，多经七字，而义犹有未尽。《论语》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必偃。”至孟子答滕文公已多二“也”字。而刘向载泄冶之书曰：“夫上之化下，犹风靡草，东风则草靡而西，西风则草靡而东，在风所由，而草为之靡。”多《论语》之半，而意始显。及观《书》，有曰：“尔惟风，下民惟草。”复减《论语》九言，而意亦显。刘向载楚庄王之言曰：“其君贤君也，而又有师者王，其君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君若者亡。”而《书》曰：“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。”语意烦简，不如是，何以别圣经贤传？

有士人投启事于真西山，以“爵齿德”对“师尚父”，又用“运筹帷幄之中”，馆客哂之。西山曰：“师尚父谓可师、可尚，可为人父；《汉书》言‘帷幄’，《史记》作‘帷帐’，不可哂也。”

古者及汉人用字，如一之与壹，二之与贰，三之与参，其义皆同。《毛诗尸鸠序》，刺不壹也，而正文乃云“其仪一兮”。《孟子》：“市价不贰。”赵岐注云：“无二价也。”本文用“贰”字，注用此“二”字。《周礼天官》：“参谓卿三人，伍谓大夫五人。”则“参”与“三”，“伍”与“五”通也。所谓肆，《周礼》注：编悬之四八曰肆。六六亡奇。《马援传》：今更共陆陆。七则秦有漆娥台，用此漆字。捌，《广韵》云：无齿杷也。本作扒，今借为八。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，与玖、拾、伯、仟、莩，皆有通用也。

文中子《中说》，杜淹所撰，中间多有疏谬处，所以启或者之疑议。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峙，不无傅会于其间，以张侈其门户。且如《王道篇》云：“李德林请见，子与之言，归有忧色。门人问子，子曰：‘德林与吾言终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’门人退，子援琴鼓荡之什，门人皆沾襟焉。”，又《礼乐篇》云：“安平公问政，即德林也。”余按史：李德林卒于开皇之十年，时文中子甫七岁，固未有门人，德林何自而请见问政，门人何自而闻琴流涕？此亦疏谬之一端，不但唐开国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。

方秋崖岳守南康日，湖广纲艘据石间，薄人于险，横吾境者。贾秋壑为湖广总领，怒其不存体统，诉于朝，时论不以为然。令与方邵武两易其任。离郡日，有彩旗钱之行者。书云：秋崖秋壑两般秋，湖广江东事不侔。直至南康寻体统，江西又隔两三州。”

五行天一生水，平庵项氏谓：“雨雪霜露，云雾霰雹，成水之物，皆降于天，地二生火，丹砂石火，槐檀柞，取火之物，皆生于地。”此说是已。然即人之一身求之，亦可概见，人贪心动则涎生，哀心动则泪生，愧心动则汗生，欲心动则精生。方心之未动，即太极也。此心之动，即太极之动而生阳也。

阳动而生水，即天之生水也。盖神存于心，神为气主，神动则气随。气为水母，气聚则水生，所以呵聚而成润。

宋辛居士，字夷仲，隐于襄阳汉水之西，结庐竹林中。春月鬻笋充酒资，截竹成筒为酒器。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性爱竹与酒，欲令此二物常并耳。”巴陵王休若往造之，居士善弹箏，方坐林中弹箏，不为礼。少顷，回语其子云：“取豹皮中五钱，为殿下市瓜。”置箏其语。王之宾客欲闻箏者，指令居士弹，居士曰：“辛非王门伶人，何事见逼？吾所以胜于君等，正为举止自由，若闻命鞠躬，即与君等何异？”占对详雅，众不能屈。胡文定公为之传。

眉州苏先生杲，老泉之祖，轻财好施，急人之急，孜孜若不及。岁凶，卖田赈济其乡里。逮秋熟，人将偿之，终怜其窶，辞不受。久致破业，厄于饥寒，然未尝以为悔，而好施益甚。后三苏以文章名天下。近世金坛刘漫塘父，忘其名，号云茅居士，家贫尚义。尝除夕绝粮，转贷得斗粟，忽所亲来贷米，家人有难色，居士曰：“我犹有借处，彼谁与之？”分遗一半，不少吝。居乡曲，多有济人利物之事。后漫塘亦以文章显。上天佑善，其报不爽类此。

文字间一字各义，曰假借。亦有两字各义者。《庄子》“有戴晋人。”注：梁之贤者，姓戴，字晋人，非晋国人也。亦犹扁鹊姓秦，名缓，字越人。泗州大圣何人也，出《隋书西域传》。谓：何国人也，非谁何也。《檀弓记》：容居及叔仲皮妻，鲁人也。郑康成注谓“鲁钝人也”，亦非鲁国人。皋陶，舜臣也。《周礼》：〈韦军〉人为皋陶。陶如字，鼓匡也。绛、灌，周勃、灌婴也。《楚汉春秋》谓“高祖之臣，别有绛灌”，一人也。班马，班固、司马迁也。《左传》自有“班马之声”注：班别夜遁，马不相见，故鸣也。巫咸，商臣也。《周礼》自有“巫咸”，巫与筮同。汉刘盆子，魏自有刘盆。齐孟尝君，《汉》自有《孟尝冯异传》：“不忘巾车之恩”，注：乡名，非春官掌车人之巾车。《史记》：“楚灵王死于申亥，为天下笑。”申亥，人姓名，非甲子。杜诗，亦人名，非杜少陵诗。丁宁，告戒也，《左传》伯棼射王，汰及鼓跗，著于丁宁。注：辕上钲，非告戒。委蛇，委曲也。《庄子》：泽有委蛇。蛇如字，神名也。兰若，佛寺之小者也。选诗“兰若生朝阳”，若亦如字，兰与杜若也。白社，莲社也。隋自有白社、黑社贼。雁行，兄弟序也。《礼》：兄之齿雁行。《庄子》自有雁行避影。”行亦如字，侧身行也。束，束脯也。《东汉》：刘般束至，行为诸侯师。注：谨束也。《胡广传》亦云：“束守善，有所劝仰。”司空图有亭曰“三休”。《三辅决录》自有京兆三休，皆有重名，谓杜陵金元休、韦甫休、长陵第五文休。《吕布传》亦自有三休之台，谓其高必三休乃至。名义不同如此。又如尧舜之禅云云禅，亭亭《南郊赋》之云菡萏。名义之殊，可拘一律哉？

国有灾异，人君则避殿，减膳，彻乐，示寅畏也。《事物纪原》谓避殿始于汉景帝。七国反，召将军曰：“楚王卬等重逆无道，朕素服避正殿”，非也。事始又谓始于汉明帝，将起北宫，钟离意谏曰：“陛下躬自克责，降避正殿。”益非也。余尝见《说苑》曰：魏御廩灾，文侯素服，避正殿”。又齐大旱，晏子曰：“君诚避殿暴露，与灵山河伯同忧，其幸而雨乎。”又《太公六韬》曰：凡国有难，君避正殿，召将曰：“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。”乃知景帝因军兴避殿命将，正用此故事，其来尚矣，非始于景帝也。

《淮南子》载嫦娥事。许慎注云：嫦娥，羿妻也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嫦娥窃之奔月。后汉张衡遂引为证，且云嫦娥托身于月，是为蟾蜍。尤可笑也。余旧读《汉志》，见谓黄帝使义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车区占星。每疑所谓嫦娥，即常仪之误，然不敢臆决也。及读《周官》注云：仪、义二字，古皆音俄，而洪丞相适尝引《诗》：实维我仪，协在彼中河。乐且有仪，亦协中阿。扬雄《太元》亦以各遵其仪协，不偏不颇。而汉碑蓼莪，皆书作蓼仪。然后自信嫦娥即常仪明矣。后人因其职占月，故启此恍惚怪诞之论。

庐山之阳，颠崖千尺，下临大江，崖之半悬络古木藤蔓，有蜂室其上，如五石瓮者四，过而利之者，下睨无策。俄有二樵谋取之，得其利，可以共济。于是一人缒巨木而下，约二三十丈达，得蜜无算。一人于其颠，引绳上下之。蜜且尽，则上之人欲专其利，绝绳而去，不顾”一人在下叫号久之，知不免，采余蜜并其滓食之，因不饥。蹒跚石罅，得一穴，颇深暗，顾见一物，如蛟蟒蛰其中，腥秽不可近。又久之，忽开两目如钲，光焰烁人，然亦不动。其人怖甚，而无地可遁避，且其中气燠可御寒，因出没焉，待尽而已。忽一日，雷声作，其物蜿然而起，雷再作，则挺身由穴而出。其人自念等死尔，不若附之而去，万一获免。遂攀鳞而跃，约一二里顷，竟为此物所掉著地，得不死。后诉于官，捕专利者，杖杀之。广信朱复之说。

一岁而易火者五，若多事。后读《洪范五行传》，乃知古人改火。关于时化，火性炎上者也。老则愈烈。于是遇物辄燃。若新火性柔，青光荧荧，无忽燎速炽之患。横渠亦云：四时改火，盖水之为患常少，火之为患常多。寒食禁火，以出新火，必待尽熄天下之火，然后出之也。季春大火星高，其时为之，亦防其火炽也。又火贵新而烹味佳，是则古人钻燧之意。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，秋取柞，冬取槐檀。或问朱文公：四时取火，何为季夏又取一番。曰：土王于未。六月，未月也，故再取之（土寄王于四季，每季皆十八日。四个十八日为七十二日。其他四行分四时，亦各七十二日，其积成三百六十日，成岁也）。

顾凯之尝寄画一厨于桓元，皆平生所珍爱。后竟为元所攫，緘闭空厨如故

，还之。凯之见封识不殊，但失其画，直云“妙画变化而去，亦犹人之登仙。”或者痴之，予谓凯之不痴也。当桓元负甲兵之盛，且将睥睨神器，况珍物佳画，何足较乎？一拂其意，则身与画俱亡矣。元异日出名画示客，客有食寒具污之者，遂惋怅竟日。不思人之所爱，犹我之所爱也。至于讽帝禅位，寻至败亡，然后抽所服玉簪悦追兵，几以自脱，其痴甚矣。

楚之败于吴而出奔也，潘子臣以舟师败，子期又以陵师败，楚国大惕而惧亡。子西喜曰：“乃今可为矣。”于是迁郢于若郢，改纪其政，以定楚国。晋之遇楚于鄢陵也。范文子曰：惟圣人能外内无患。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及既败楚，文子曰：君骄侈而克敌，是天益其疾。乃使祝宗祈死，继而有三却之难。夫楚之屡败，而子西独喜。晋之大胜，而文子独忧，何也？盖天下之事，祸乱常生于玩愒之余，而功业每成于忧惧之后，故震雷，而有笑言哑哑之效，同人先笑，而后有号兆之凶。成败祸福每如此。

伊川解“未济，男之穷也”，绕庭乡由思，且曰：“只是个诸爻不得位，终不能尽其义。”适有一桶匠庭下闻之，遽云：“恐即是三阳失位。”伊川为之叹赏：“今未济解虽不当位，刚柔应也，正用此语。”下云：“斯义也，闻之成都隐者。”后晦庵见之，谓“三阳失位”一语，自出火珠林，伊川不曾看许多杂文字故也。虽然，桶匠岂庸庸者哉！

胡元任《渔隐丛话》云：山谷谓兰蕙丛生，初不殊也。至其发花，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，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。兰似君子，蕙似士大夫。概山林间十蕙而一兰也。《楚辞》甲“予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”，以是知楚已贱蕙而贵兰矣。蕙虽不若兰，其视杀々远矣。余谓不然。此渔隐承山谷之误，不深考耳。今所谓兰蕙者，皆非古之兰蕙也。朱文公、陈正敏辨之甚详。今按《本草》云：兰似泽兰，生水旁，紫茎赤节，高四五尺，绿叶光润，尖长有岐，阴小紫花，红白色而香。五六月盛，可佩饰。蕙，薰草也，生下湿地，麻叶方茎，赤花黑实，气如靡芜，可以已厉，陈藏器注。即零陵香也。文公云：蕙兰二物，本草言甚详。刘次庄云：今沅澧所生，花在春则黄，不若秋紫之芬馥。又鲁直云：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，一干数花香不足者蕙。《本草》所言似泽兰，则今处处有之。蕙则自为零陵香，尤不难识。其与人家所种叶类茅。花有两种，如黄说者皆不相似。刘说又词不分明。大抵古之所谓香草，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，故可刈而为佩。若今之所谓兰蕙，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，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，皆非可刈而佩也。正敏云：楚辞所咏香草，曰兰、曰荪、曰药、曰{艹器}、曰芷、曰荃、曰蕙、曰薰、曰靡芜、曰江离、曰杜若、曰杜蘅、曰{艹揭}车、曰留夷。释者但一切谓之香草而已。如兰一物，或以为都梁香，或以为泽兰，或以为猗兰草，今当以泽兰为正。山中又有一

种如大叶麦门冬，春开花，极香，今呼为“幽兰”，非真兰也。菘则今之所谓石菖蒲者，菘、药、{艹器}、芷虽有四名，止是一物，今所谓白芷是也。蕙即零陵香，一名薰{艹穷}藤芜，即芎{艹穷}苗，一名江离。杜若，即山姜也。杜蘅，今人呼为马蹄香。惟荃与{艹揭}车、留夷，终莫能识也。二先生所论如此。始余尝疑《汉官仪》谓“尚书郎含香握兰上殿”，岂有握生兰花面君之理，是必燥物可囊者。又如魏武取蕙花为香烧。及后来兰汤之类，若用今日所谓兰蕙，则腐草耳，何香泽之有？后得前二说，始释然。况《离骚》亦云：余以兰为可恃兮，羌无实而容长。温公诗云：楚人歌紫兰，花叶无传久。循名意兹是，谁得名真否。益见非今兰也。九畹百亩，盖寓言耳，九畹已是二百七十亩，何得谓之贱彼贵此哉？（郑樵《通志》：兰，旧一名煎泽草，妇人和油泽头得名，今所谓兰，其根乃土续断，其花馥郁。误人赋咏。）

旧读天随生、坡翁、南轩三君子《杞菊赋》，皆食菊之苗耳。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，却是食其花。近诚斋《题寒绿轩》诗：“黄金钱照红玉豆，秋高更觉风味多”，是食花也。余屋后有菊二十余本，亦尝羹其苗矣，芳馨可爱，但小苦。至秋则花与枝叶大苦，不可食。按《本草》：菊有二种，一种紫茎，气香而味甘美，可作羹。一种青茎而大，作蒿艾气，味苦，不堪食，名蕙花，非真菊。如此则今所种概多蕙耳。石湖有云；吴下惟甘菊一种可食（今俗呼为茶菊）。品卑下，花细碎，其余味皆苦，信矣。行当求所谓甘菊者，栽数十百株于寓所，以当蔬圃。

东坡《杞菊赋》末云：“吾方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，冬食根，庶几乎西河、南阳之寿。”颖滨则不然，有诗曰：“春初种菊助盘蔬，秋晚开花插满壶。微物不多分地力，终年乃尔任人须。天随匕箸几时辍，彭泽樽未遽无。更拟食根花落后，一依本草太伤渠。”长者之言也，不待食菊而自寿矣。

双峰饶氏，名鲁，余干人也。讲理极精，如五行说曰：“洪范五行之畴，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”说者以为此五行始生之序也。盖《河图》之数，一六居北，二七居南，三八居东，四九居西，五十居中。而《传》谓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；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；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；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；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。是为五行生成之序，其说可谓有据而不诬矣。然愚尝以理推之，则疑其序必不然也。何以言之？水者气之津液也，火者气之光芒也。既有是气，则其津液、光芒一时皆具，各随寓而成质，固无先生水而后生火之理也。至于木，则土之精华，金，则土之精实，必有是土，而后英华有所发，精实有所聚焉，则木、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？且既有是土，则其英华、精实亦一时皆具，各随寓而成质，无先生木而后生金之理也。以此观之，则谓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天五生土

，为五行所以生之序者，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况阴阳交感之际，其机间不容发。使天既生水，越五而后地成之；地即生火，越五而后天成之，则阴阳不相逮，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？以此观之，谓地六成水，天七成火，地八成木，天九成金，地十成土，而为五行所以成之序者，吾又知其必不然矣。盖尝思之，造化之初，阴阳二气而已。阴湿而阳燥，阳燠而阴寒，二者相摩，则其寒且湿者蒸润而为水（云雨是也）。燠且燥者激烈而为火（雷电是也），是二者以气交于空中而成质，而无所待于土，故皆轻清（水、火固皆轻清，二者之中水稍重浊，而火极轻清，故水润下而火炎上，此阴阳清浊之别也）。土则气之升降转旋，而其渣滓团聚凝结于中央，以成形体者也。土之形体既成，然后二气之精，得以蓄藏于其中，相与酝酿以生物。阳之盛者，必发达条畅而为木，阴之盛者，则收缩坚凝而为金。是二者，以气交于地中而成质，非土则不生，故皆重浊（木、金固皆重浊，二者之中木犹轻清，而金尤重浊，故木浮而金沉）。由是言之，五行之生，水火居先，木金居后，而土居其中，其卒不越乎三而已。《洪范》之序，盖以言五行方位之序，而非始生之序也。五行方位，水北、火南、木东、金西，土居中央。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，东北为首，西南为尾，中央其总会也。故其数之序，先经而后纬，上首而下尾，而以总会者包括其中焉。不然，五事之目，一貌、二言、三视、四听、五思，亦岂始生之序然耶？今试以人之始生明之。方其禀气赋形之初；惟阴血阳精之聚而已。阴血，水之象也；阳精，火之象也。精血合，然后胚胎而成形体。形体，土之象也，形体具，然后毛发齿甲有所傅而生焉。毛发，木之象也；齿甲，金之象也。造化之始，其事芒。莫可深诘。人肖天地，其理当无以异也。若夫《河图》之数，一六居北，二七居南，三八居东，四九居西，五十居中，则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数。而《传》所谓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；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；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；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；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者，盖即《河图》之数而以类分之，则奇数属天，阳之象也，偶数属地，阴之象也。以列分之，则一二六七经乎南北，太阳太阴之象也；三四八九纬乎东西，少阴少阳之象也；五与十综乎中央，阴阳中气之象也。故以前五数言之，则天一者，太阳之谓也；地二者，太阴之谓也；天三者，少阳；地四者，少阴；天五者，阳中之谓也。以后五数言之，则地六者，太阴之谓也；天七者，太阳之谓也；地八者，少阴；天九者，少阳；地十者，阴中之谓也。天一与地六合与北，是太阳与太阴交而生水之象也；地二与天七合于南，是太阴与太阳交而生火之象也；天三与地八合于东，是少阳与少阴交而生木之象也；地四与天九合于西，是少阴与少阳交而生金之象也；天五与地十合于中央，是阳中与阴中交而生土之象也。观奇偶二数，经纬错综，以成自然之文，则阴阳二气，判合往来，以成

天地之化者，其象粲然可见矣。大抵天地之化，参伍不齐，而各有条，故以五行言之。其气质虽五，而所以生成之序则三；其方位虽五，而所以流行之序，则或五而或四。以十干观之，则土与四行迭运而为五，其数奇，其象圆，属乎天也；以十二支观之，则土寄王于四行而为四，其数偶，其象方，属乎地也。阴阳家所谓天干地支是也。然属乎天者，五分十干，而每行各得其两，是以奇而函偶。属乎地者，四分十二支，而每行各得其三，是以偶而函奇。二者盖天清地浊之气配合流行，而阴阳奇偶交相错综之数，如磨之旋，两扇相合，而其齿参差不齐，此万变之所从出也。或曰：土一也，属乎天者，则是四行而迭运。属乎地者，则寄王于四方，何也？曰：白天而言，则与土四行，均为天中之一物，故其气之流行，不得而独异；自地而言，则土乃地之本身，而四行无不统焉，故其气贯乎四者之中，而无不在也。曰：或谓土王于夏秋之间者，七十有二日。或谓四季之月，各一十有八日，总之为七十有二日，此迭运与寄王之说也。其然乎？曰：是二说者，一则得其数而失其期；一则得其期而失其数。皆窃闻其说而意之，而未知所以说也。盖土之休王，不可得而见，所可辨者，干支而已。故以言其期，则凡岁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，即干土所王之期。值夫辰戌丑未者，即支土所王之期。以其数，则一岁之中，日与月之值夫戊己者，均之为七十二日，其多寡与四行等。注内又注，或疑以日计之，则一句之中为戊己者二日，通一岁三十六旬，则为戊己者，信乎七十有二矣。若夫以月计之，则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岁，为戊己者才两月，仅为日六十尔。乙庚之岁为戊己者四月，则又为日百有二十焉。何以言其为岁均之为七十二日耶？曰：一岁之中，月十有二干，凡一周而复过其两。以一周言之，则为戊己者两月，固止六十日尔。以复过其两言之，则又有余日存焉。故通自甲至癸十岁而计之，则月之值戊己者，正相合。值夫辰戌丑未者，均之为百二十日，其多倍于四行，此皆有实而可据者也。舍干支而语其期与数者，吾未之信也。曰：五行流行之数，以干支而别，其异则固然，干数十而支数十二，其故何也？曰：天之中数五，故气之属乎天者，无适而不五。五气各一阴阳，故倍之成十。地之中数六，故气之属乎地者，无适而不六，六气各一阴阳，故倍之成十二也。曰：干土二，支土四，何也？曰：以五气配五方，则阴阳之中气合于中央，而所以为土者一，故倍之而成二；以六气配六方，则阴阳之中气互交于中央之上下，而所以为土者二，故倍之而成四也。曰：然则天之中气，何以不互交于上下也？曰：天包上下故也。地之中气，何以不并交于中央也？曰：地据中央故也。以此观之，其奇其偶，莫非天理之自然，岂人所能损益也哉？双峰五行之辨，已极精到，但以一为太阳，七亦为太阳，二为太阴，六亦为太阴，未易晓也。

《南史》载：萧应，庐陵王之次子。王薨，至宝库见金铤，问左右曰：“是可食否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应曰：“既不可食，并乞与汝等，不慧甚也。”然使人之慧者，知金不可食，而贱之与土同价，则务本弃末，天下无争民矣。

六经分章断句之难，尚矣。每见诸老论至此，且附以管见类数条，求是正之。程氏于损益二卦爻辞，“分或益之”作一句，“十朋之”一句，“龟弗克违”一句，谓或之一言，非一人可指之辞，一人愿益之，十人朋而从之，虽龟筮亦协从，弗克违矣。而晦庵以“或益之十朋之龟”作一句，谓十人朋聚，如龟筮之先见，可以决疑者，而弗能违也。似是程氏味长。“明夷六二爻，用拯”一句，“马壮吉”一句。当明夷之时，既有所伤，必用拯救，其所拯救者，必马健壮，而获免之速，则吉也。《书》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是”句，盖言声教于东西南北皆及之矣。故结之曰：声教讫于四海。《考工记》：知者创物，巧者述之。守之世，谓之工。旧本“守之世谓之工”作一句，或以“守之”两字作一句。今于“守之世”点断，盖世守其业，乃谓之工尔。《诗大序》，近世把“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”为一句，子细讽味，文意俱未通。近得毛氏旧本，乃知治世之音安，乱世之音怨，亡国之音哀，以乐其政和，以怒其政乖，以思其民困，如此断句，谓如《论语》“羿善射，冪荡舟，俱不得其死”当点，然“禹稷云云”是句，却与“若由也不得其死然”不同。又子在齐闻韶一章，诸家说不一，皆不若“子在齐”为一句，“闻韶三月”一句，“不知肉味”一句，义自明白。《孟子》“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”一句，“充类至”一句，“义之尽也”一句，《墨氏》“兼爱”一句，“摩顶放踵利天下”一句，“为之”一句，盖前有利天下不为故也。又每见古人所点书句，有极长者不用读（去声）。要之，句固有短长，更加之读，义理易见。易之大象，于本卦之上，亦当加读，如“雷雨作明两作”之类，《语》之“赤、尔何如”，“点尔何如”皆夫子呼其名而问之，赤点之下，皆当读。子谓“颜渊”、子谓“仲弓”，亦皆当读，盖与他人言颜、冉也。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？”“问”字当读，问夫子也。又如《孟子》：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。无是当读，谓无是气，则道义馁。后又一馁字，谓无道义则气馁。此类甚多。分章处如子曰：“文，莫吾犹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”。此夫子谦辞，至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，亦夫子谦辞，上有“若”字，下有两则吾，似是一章。盖多一“子曰”尔。如“五十以学易”至“皆雅言也”，恐只当作一章，分两节。盖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子所雅言，此夫子所常言，作一节。至于诗书执礼，皆雅言也，皆所常言，作一节。又如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

。”作一节。“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”作一节。谢叠山注《诗简兮》篇有“力如虎”，依古本属左手执，亦甚有味。

亲民之职，莫如守令。然二者之间，切民之利害，莫如令。每读两汉《循吏传》，则西京所载，无非郡守。班固至谓“令若长不闻于时”，何也？至于“东京县令之号循吏者，班班可考”，则其故何耶？后反覆谛玩，颇得其说。循吏之盛，莫盛于西汉宣帝时，宣帝谓“吏民之本者，太守也”，而不言令。亲临见问，观所由而察所行者，刺史守相也，而不及令。谓“与我同治，而有玺书之勉，金秩之宠者，二千石也”，而不与夫令。盖其时但知郡守之重，不计县令之切于民，宜其令长之不闻于时也。东汉则不然，光武方崎岖兵马间，闻卓茂仁爱，不以密令之微，而擢居群公之右；闻祭彤清政，不以襄贲之小，而增秩赐缣。谣言单辞，必为转易，非轻于去取也，虑夫用匪其人，或为民害。四百余县，悉从减省，非轻于更易也，虑夫浮费冗食，徒为民扰。帝之于令，审重如此。其后出宰百里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为之，亦足以见所重在此矣。是以刘矩、王涣、仇览、童仆亥并以令长列于《循吏传》，而鲁恭、刘平与夫颍川之四长，先后相望，其绩章章不绝。吾始知守令所以名闻两京者，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欤！

或谓皇甫韩门弟子，而其学流于艰涩怪僻，所谓目瞪舌涩，不能分其句读者也。如曰“声震业光，众方惊爆，而萃排之，乘危将颠，不懈益张”。又曰“邪氏异，以扶孔氏”。又曰“鲸铿春丽，惊耀天下”。所以《答李生书》曰“意新则异常，异于常则怪矣。词高则出众，出于众则奇矣。虎豹之文，不得不炳于犬羊。鸾凤之音，不得不锵于鸟鹊。金五之光，不得不炫于瓦石。必崔嵬然后为岳，必滔天然后为海。明堂之栋，必绕云霓。骊龙之珠，必锢深渊。”此之文所以怪僻也。余谓韩门之怪僻，莫若樊宗师。韩公为作墓志，亦谓其文类多涩语。如《绛守居园池记》云：“绛即东雍，为守理所。禀参实沈分，气蓄两河润，有陶唐冀遗风余思。晋韩魏之相剥剖，世说总其土田士人。令无饶杂扰，宜得地形胜，泻水施法，岂新田又叢猥不可居？州地或自有兴废，人因得附为奢俭，将为守悦致平理与，益侈心耗物害时与？自将失敦穷华，终披夷不可知。陴乡而孤颠，M倔元武。踞守居。割有北。自甲辛苞大池泓横，硖旁潭中。癸次木腔瀑三丈余，涎玉沫珠。子午梁贯亭曰“亻回涟”，虹雄雌，穹鞠觐蜃。碍亻艮岛坻，淹淹委委。莎靡蔓萝薔，翠蔓红刺相拂缀。南连轩井阵，中踊曰香，承守寝思，西南有门曰“虎豹”，左画虎搏立，万力千气，底发彘匿地，弩肩脑，口牙快抗雹火雷风，黑山震将合。右胡人，黄{木}珠，丹碧锦袄，身刀，囊桦过乡 吕白豹元斑，饫距掌胛，意相得。东南有亭曰新，前含曰槐，有槐，护亻郁，荫后颐，渠决决。缘池西直南折庀赴，可宴可

衙。又东蹇渠曰“望月”，又东蹇穷角池，研云曰柏，有柏苍官青士拥列，与槐朋友，阴洽色。北俯渠，憧憧来刮级回西，巽瞩间黄原天，汾水钩带，曰言谒行良旦间，远岗青萦，近楼台井闾点画察，可四时合奇士，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发生，收敛，赋歌诗。正东曰苍塘，蹲濒西漭望，瑶翻碧激，光文切镂，梨深挠挠收穷。正北曰风堤，乘携左右，北回，股努带揆，蹴墉衔渠，歆池南楹，景怪烛，蛟龙钩牵，宝龟灵[C231]，文文章章，阴歛垫咸，烟溃霭聚，桃李兰蕙，神君仙人，衣裳雅冶，可会脱赤热。西北曰鳌，豕，原开勿，储虚明茫茫，鬼眼_レ顷耳。可大客旅钟鼓乐，提鹞挈鹭，_レ舀池豪渠，憎乖怜围。正西曰白滨，荟深梨，素女雪舞百佾。水翠披郭郭千幅。迎西引东，土长崖挟横埒。日卯酉，樵途坞径幽委，虫鸟声无人。风日灯火之，昼夜刻漏，诡危绚化，大小亭池渠间，走池堤上，亭后前陴乘墉，如连山群峰，拥地高下。如原隰堤溪壑水引古，自源三十里，凿高槽，绝窞墉，为池沟沼渠瀑_レ。潺终，出汨汨街巷畦町阡陌间，入汾，巨树木资土悍水沮，宗族盛茂。旁荫远映，锦绣交果枝香晚，丽绝他郡。考其台亭沼池之增，盖豪王才侯，袭以奇意相胜。至今过客尚往往有指可创起处。余退常吁：后其能无果有不补建者，池由于场，及者雅文安，发土筑台为拒诛，几附于污宫。水本于正平轨，病井卤生物瘠，引古沃浣、人便，几附于河渠。呜呼，为附河渠，则可。为附于污宫，其可书以荐后君子。长庆三年五月十七日记。读之，使人口棘心_レ耳_レ，何必乃尔。布帛之文、菽粟之味，寒者资焉，馁者取焉。至于蛟绡龙蚱，骇人观听，于饥寒何有哉？卢处道尝效其体，戏跋于后云：“辞习郁周，羸刘雍降，以弊迤唐顺宪，振昌黎辞衷夷。险矫惟绍述，著述见未传。见独是矫不甚哉！古洛畅子纯甫珍奇钟古蓄樊记刻久爰以柳城姚伯端甫、涿郡卢氏子摯云。亦颇得其怪涩之趣。（闻天圣中王晟为绛_レ，为之注释，未及见。案：陶宗仪《辍耕录》云：宋王晟、刘忱尝为解释，今不复有，因据赵仁举笺注本传其句读，以便观览。又案吴师道补注本跋云：记二本。一为欧公《集古清玩石刻》，是樊自书。一则赵仁举本也。今湛渊所录，与陶、吴本互异处颇多，文本艰涩，无从正其是非，姑就原书校刻，览者宜恕其疏略云。廷博识。）

渊明杂诗“气力渐衰损，转觉日不如”，“如”押作去声，东坡亦押藺相如作去声。“磨而不磷”之“磷”，韩杜皆作平声押，如“方世无缙磷”。此道“未磷缙”。恐自《楚辞》《毛诗》叶韵中来。南渡，简斋亦押作平声。

（案，《简斋集陪诸公登南楼啜新茶诗》云：满月堕九天，紫面光磷磷。湛渊盖指此也。又石龟子《施觉心长老诗》云：知君游世磨不磷，往作道人之石友。亦作平声使，廷博识。）杜又有“刺史似寇恂，到郡宜竞借”，押作入声，资昔切（案杜集惟草堂本作借，别本俱误借。汪氏《杜韩集韵》因之，归十

一陌惜字韵下。学者或不探本源，作惜字使，转以杜为口实，则《集韵》之过也。谨附正之。又案谢灵运《山居赋》“怨浮龄之如借”，亦叶入声，而元稹代书一百韵，有云：逃席冲门出，归倡借马骑。借字下注云：去声。益知古人用字不苟也。廷博识。按恂传“愿从陆下复借寇君一年”，字义取于人作入声，与所取人作去声，如《左传》“寡君是以愿借助焉”，亦入声，今皆承误，读作去声。潘岳诗有“岂敢陋微官，但恐忝所荷”。柳宗元《平淮夷雅》“锡盾雕戈，“威命是荷”荷，皆作平声。盖何天之衢，何校灭耳，百禄是何，荷可切。又如字何、荷通用故也。岳诗前云“引领望京室，南路在伐柯”。五臣注：南路，京道。伐柯者，《诗》云：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谓去京不远。岳如此命意，不亦太迂乎？

制诏，天言也。朝廷置官以代万几，取武丁其代子言之意，庀其职者，不当载之私书。孔子序三代诰命，虽成王幼冲，灼知出于周公之手，犹婉其辞为君讳之。且诏，照也，如日之照于天下，片言只简，所以能感动人心者，以为万乘之尊，卷卷若此，我何若人斯，故于史册，则各具载于本纪。自昭明采册令一二于《文选》，后之尝隶玉署者，往往梓于私集，是借重君父，沽文章之名于臣子也。至有不在其位，而私集载拟制者，殊失藻绘上命之意。

莫子山暇日山行，遇一寺，颇有泉石之胜，因诵唐人绝句以快喜之云：终日昏昏醉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及叩其主僧，庸僧也，与语略不相入，屡欲舍去。僧意以为檀施，苛留作午供，郁郁久之，殆不自堪。因索笔以前诗错综其辞而书于壁曰：又得浮生半日闲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，终日昏昏醉梦间。

禹导水，有言至者，有言过者，有言会者。以二水势钧而相入，谓之会，如江会于汇，济会于汶之类。以大水合小水，谓之过，如河过洛，过泺水之类。凡言会言过者，水也。其言至者，皆山泽名也。若河至龙门，至华阴，至底柱，皆山名也。河至孟津，则地名也。河至大陆，济至于河，皆泽名也。至于澧至于东陵，又陵名也。

杨诚斋解否：君子以俭德辟难，不可荣以禄云。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穷，则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难。妙。

王褒始召见，作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。时上颇好神仙，故末章引彭祖松侨事以讽之，庶几引君于道。及其安于禄位，方士有言金马碧鸡神可祀而致者，则鼓舞奔走，以任其责。曾无一语谏止，何始终谬戾如此？死于道路，不为不幸。魏徵始劝太宗行仁义，后每侍宴，奏破阵武德舞，则俯首不顾，至庆善乐，则谛玩无已。余每读至此，未尝不代王褒愧汗。

●卷二

南渡后，七帝（并陵）皆攒东粤，五后攒杭之赤山。宝间，西湖孤山太乙宫落成，穆陵欲因原庙朝谒，西出钱塘门，幸新宫，然后泛舟游南屏山之翠芳园，步辇还内。于是台臣封章，三学扣阁，谕列无虚日，疏格不行。时张蟠为正言，独疏谏，大略云：陛下祇谒西宫，登舟驾辇，跋涉还内，无非为天下生民祈福永年。但中间一事未甚稳当，敢不奏陈。御舟游西湖，过翠芳，南向即赤山，诸后赞陵在焉。陛下于是时即望拜耶？但宴坐耶？或回舟背之而东耶？合不令礼寺酌详其宜。穆陵感悟，即批依付出，不复西幸。不十日，张蟠登政府，可谓善谏善听矣。

四皓之目，说者不一。园公或作“圈公”。按颜鲁公《匡谬正俗》，“圈”字，引陈留《风俗传》云，圈公为秦博士，避地南山。汉祖聘之，不出。惠太子即位，以圈公为司徒。又商于有耕者，得石刻数种，皆汉隶字，云圈公神坐，绮里季神坐，角里先生神坐，又各有神坐几。盖汉惠帝曾为四人作碑祠于隐所故也。姓氏书亦以圈为圈公之后，如此则合作圈公。然渊明《圣贤群辅录》：园公姓圈，名秉，字宣明，陈留襄邑人。常居园中，故称“园公”。则称“园公”亦可，又得一说。绮里季夏是一人，黄公是一人，今皆称绮里季，非是。且引陶诗“黄绮之商山，且当从黄绮”，及少陵“黄绮终辞汉，何不言夏绮”。而言黄绮。又黄长睿。《东观余论》载王元之。尝有“未必颈如樗里子，也应头似夏黄公”之句，毕文简公亦讥之，以为不当言夏黄公。此说似谓季夏者，如季驹、季随之类。然古亦有单以季为字者，汉高帝、张释之是已，况《吴志虞翻传》注：夏黄公，四明人。《姓氏谱》亦云夏黄公，姓崔名廓，字少通，齐人，隐居修道，号“夏黄公”。如此又非姓黄也，岂文简别有所据耶？若以陶杜为证，恐大不然，诗不以辞害意，若然，则杨、马宜同时，邑人争识马相如，岂相如单姓马耶？（圈，楚鬻熊后，望出陈留。《风俗传》乃圈称撰，《郭奉传》有圈文宣，有避仇改卷氏者，琅邪卷焉是也。）

里先生，今人以音鹿，以角音觉，二字辨于一竖之短长。初不知头角之角，篆作[1234]，下从两人，本无竖下之文，竖下，盖俗书也。音鹿音觉，自是通用。《广韵》有圈，故诗“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。”吴械《韵补》：音鹿。又《山谷竹石牧牛诗》“石吾甚爱之，勿遣牛砺。牛砺尚可，牛斗残我竹”。正作《鹿韵》押，毛晃《增韵》去其圈，于里之上只从一撇，未知所据。盖[1234]肉上出二竖，象形也。

《嵇康传》列于《晋书》，余每疑其误。康死之日，实魏元帝景元三年，又二年，魏禅于晋。则康何有于晋哉？观其《薄汤武》一书，可知其术业。康以昭死，孔融以操死，于名教不为无补。然禅代之际，往往以成败论人，此难言也。使晋无江左百年之祚，则八公而下，凡所谓晋之佐命者，不云同恶可

乎？颜延年《五君咏》黜王戎、山涛，旨哉。

九族，独《章帝纪》、欧阳夏侯氏之说为长。九族者，父族四，母族三，妻族二。父族四者，父五属之内，一也；父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，二也；己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，三也；己之女子适人及其子，四也。母族三者，母之父族，一也；母之母族，二也；母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，三也。妻族二者，妻之父族，一也；妻之母族，二也。

晦庵在长沙，区兄问：性也有命焉之性，是气禀之性；命也有性焉之性，是天命之性否？先生曰：某四十岁方得此说，不易君思量。再三称赏。朱子穷理之深，用力之久，方有得于性理之学。一见后进明理，再三奖借，以示劝勉。今人为学，既无积久之功，其于人又乏奖借之美，德恶乎进，业恶乎修？

伊川曰：圣贤之论天德，盖谓其天然完具之物。若小有污坏，则敬以修之，俾复其明。此即晦庵“明善以复其初”之谓也。《书》云：敬修可愿。《诗》云：聿修厥德。皆自修之义。若曰“学以修性”，性何待修？

唐有《文选》学，故一时文人，多宗尚之。少陵亦教其子宗文、宗武熟读《文选》。少陵诗多用《选》语，但善融化不觉耳。至如王勃诸人便不然。《滕王阁序》“层台耸翠，上出重霄；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”，即王草《头陀寺碑文》“曾轩延袤，上出云霓；飞阁逶迤，下临无地”；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即庾子山《马射赋》“落花与芝盖齐飞，杨柳共春旗一色。”能拔足流俗，自成一家，韩、柳、李义山、李翱数公而已。滕王阁旧置乏勃诗序碑，当正位。昌黎作《重修滕王阁记》，居其旁；古心江公治隆兴，遂迁韩碑居正，退勃于旁。公尝刻碑阴，略云勃八代未变之文，俳优语也。昌黎文一变八代，直至于道。旧见墨本，今亡之。

少陵“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”，即宋玉《神女赋》“其始来也，若白日初出照屋梁；其少进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”然此又出《诗陈国风》之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”时好事者便谓少陵此两句，尝治郑虔妻疟疾有验，良可笑也。

《使燕日记》载：绍定癸巳，北朝遣王〈楫戈〉来通好。朝廷札京湖制司就差官邹沈之等六员，使北朝，审实，于次年六月回抵汴。中途崔丞相名立，遣人下迎状，以南京丞相系衔。向者，癸巳春，金主守绪亲提兵，自黄龙冈转战，败走归德，汴围不解。崔立以城降守绪，一家尽没。立自称郑王，又自称丞相。是日，立出城迎，酒数行，同入城。馆人使于都堂，入自酸枣门，又入封丘门，经东华门外，循宫墙转东角楼，直西行，过左掖门百余步，即五门。门榜承天，东登闻鼓院，门两旁置两观，东西各有朵楼。引出五门楼数丈，碧瓦朱甍，无一损动。又行百余步，即右掖门。向南相对一门，两旁皆居民。行数

十步，折而向西，又行数十步，折而向北，一门榜曰“尚书省”。入门，东偏学士院，西偏御史台。行二十余步，东偏一门，榜曰“吏礼户部”，西偏一门，榜曰“兵刑工部”。又数十步，两碑亭夹门。一门颇壮，榜曰“都省门”屋五楹，两旁各五。入门两井亭对峙，东西两序，各二十楹，堂九间，绘以碾玉，甚宏丽，榜曰“都堂”。堂后一船斋通过，接一大堂，即宰执会食处。堂东面南一位，左丞相位；堂西面南一位，右丞相位。傍各屋五间，东西对峙，系五府位。次日往相国寺，寺门成劫灰，止存佛殿一区，高广异常，朱碧间错，吴蜀精蓝所未有。后一阁参云，凡三级，榜曰“资善之阁”，上有铜罗汉五百尊。其寺旧包十院，今存其八：右偏定慈、广慈、善慈律院三，智海禅院一；东偏宝梵、宝严、宝觉律院三，慧休禅院一。寺通，往时每月八次开寺，听商贾贸易。出相国寺往州桥，桥下水即汴河分流，往昔漕渠。过桥，出丹凤门，即旧朱雀门。此门直对五门，相去数百步。出此门百步，即龙津桥，此水系蔡河分流，小舟往来，颇类临安内河，但船少尔。过桥不百步，即城门，榜会朝。其城自金人南迁，促而小之，去旧南薰门有数里远。复回入丹凤门，过州桥，有文武两楼夹桥，皆琉璃碧瓦，不知名楼果何谓也。此京城阗之最，今荒墟矣。过文武楼数步，东西两门以通往来，盖一直五门，禁路遂用此两门通行。自西偏一门出，系州桥以西。街衢窄狭屈曲，行不百步，即上元驿，朱温火劫李克用处，止存其基。又行数十步，即开封府治，无丽譙仪，门亦湫隘。入门，庭院广阔，庭下草深没骑，设厅九间，甚雄壮，外郡所无。又次日，同官属看故宫室。宫墙四角皆有楼，高数十尺，其楼中一区高，两旁各第减三层，以裹墙角。入自左掖门，向西行一二十步，横入一门，号“左升龙门”，入此门，即五门，里大庆门。外由峻廊上，五门楼俯瞰城寺，正望丹凤楼。复下楼，望右升龙门，此两门盖通左右掖门。五门非车驾出入不开，左右掖门，百官有司往来，横通左右升龙，以造大庆门。外其门有三：中曰大庆，东曰日精，西曰月华，门旁亦列戟。入此门，望见大庆殿，两旁有井亭，东西廊屋各数十间。殿庭有两楼对峙，东曰“嘉福”，西曰“嘉瑞”。大庆殿屋十一间，龙墀三级，旁朵殿各三间，峻廊复与西庑相接。殿壁画四龙，各长数丈，询之宦者，称金主询渡河来后所画。中间御屏亦画龙，上用小斗斗成一方井，如佛宫宝盖。中有一金龙，以丝网罩之。此即正衙也。转御屏，下峻阶数步，一殿曰“德仪”。由德仪殿出，有三门，中榜曰“隆德之门”，余二门榜左右隆平。入此门，东西两井亭，望见隆德殿，即旧垂拱殿，今更此名。两廊屋各数十间，殿亭中东一楼钟楼，西一楼鼓楼。殿屋五大间，旁各朵殿三间，阶止龙墀一级。左朵殿峻廊接东上阁门，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阁门。并楼屋下有门，通往来，此常朝殿也。此殿后峻阶数步，有旱船。过又一庭院，又一门，榜曰“仁安

之门”，门外东西向两门，东一门横截出东华门，西一门横截出西华门。入仁安门，望见仁安殿，殿宇龙墀两廊，皆如隆德规模，止无东西阁门，在本朝为集英殿，进士唱名在此，新进状元以下，并由东华门出，金人改为仁安，榜颜所改，踪迹尚在。自此后，两殿有殿无门，皆旱船连接。两边廊屋不丹，止是黑漆窗户，意必宫人位次。此系内殿，想百官不到。前殿皆琉璃筒瓦，此两殿并瓦，止用琉璃楞屋脊，及用琉璃筒瓦圈屋檐，一殿曰“纯和”，一殿曰“宁福”。后又一小殿连宁福，如人家堂舍。后龟头，三面皆墙壁，此即正寝，两旁有两阁，亦设榻。此殿后即内宫墙，有门两重。出后苑，入苑门，一直行数十步，有小溪桥，度桥过溪，一殿榜曰“仁智”。溪中寻常水满，内有龙舟，今涸矣。仁智殿下两巨石，高三丈，广半之。东一石有小碑，刻敕赐“卿云万态奇峰”，西一石上刻“玉京独秀太平岩”，徽宗皇帝亲书，刻石填金。殿后用怪石垒成山，高百尺，广倍，最上刻石，榜曰“百泉”，山后挽水上，自此流下至京玉涧，又流至涌翠峰下。有大涤洞，水自洞门飞下，山下有三池，左右两池白莲，中一池红莲。山后乃厚载门也，夹仁智殿东偏，一桥度溪，有亭曰“临漪”，西偏一桥度溪，有亭榜曰“琼杯”，即曲水流觞，两亭并在溪南。自此东西两边别有殿阁，循溪而东，皆垂杨。复度桥过溪，一殿曰“长生殿”，基稍高，下瞰一园。殿后一亭曰“广寒”，时盛暑中，立少时，浑无暑气。长生殿东曰“浮玉殿”，西曰“涌金殿”，广寒亭东曰“蓬莱殿”，西曰“瀛洲”。又两亭，一曰“绮香”，一无题颜。自此复度溪桥，回向东，系球场，有阅武殿。自球场复向西，望长生、仁智殿直西行，怪石垒成山，甚高且广，石砌一径，屈曲回旋以至山顶。初过一石桥，榜“吕公洞”，旋折而上，一亭“垒秀”。山之正面一堂，榜“临溪”。其径皆夹以花竹，前后不相望。竹木断处，忽然一亭，类临溪堂。又横截一亭“宜芳”，一亭“秀野”，一亭“环翠”，一亭“真乐”，皆结茅为屋，了不知在城市中。大抵苑中多植桧与木槿，每径于花木排列湖石，不可以数计。出苑门，入内宫墙门，由宁福殿，复出纯和殿，西廊一门，门复接以修廊。行二三十步，北有一门甚小，榜“隆徽”，此金人皇后宫。入门一假山，如门屏，满庭尽花木槛栏。一楼对花圃，楼上甚高敞，无榜额。过楼即琼芳殿，楼屋殿屋隔尘画双蟠凤，殿屋结顶金蟠凤，大率如人君殿宇。上有鸱尾，下无丹楹，门窗户牖皆黑漆。自此复西过长廊，一楼榜豁然，旁有五清殿，此皆金主询所造。规模制度，岂敢望旧宫室万一。复由来路出纯和殿，迤迳至大庆门外，横从右升龙门出，即是本朝旧原庙。一门榜启庆之宫，入宫门，复有三门：中曰“德昌”，左曰“文昭”，右曰“光兴”。三殿中左右亦同，庙即旧殿宇，不知榜颜是否。制度宏丽，金碧辉耀。出启庆宫门，复入右升龙门，过大庆门外，出左升龙门，向东行

，一门向南，榜曰“圣寿宫”，左安泰门，右明昌门，即金人太子宫。或云本朝东宫，金人更为太子宫。入宫门，直端一门，榜曰“徽音”，又一门曰“光熙”，望见徽音殿及长乐殿，入光翼门、繁禧门，有燕寿殿。复出此宫，由左掖门出，所谓秘阁华馆，了无所见。左掖门之西、五门之东，即百官待漏所。自五门望南，向丹凤门，中间禁路，两旁即千步廊，但余基址。千步廊尽处，向东一屏墙绰楔门，入门三二十步，面南一大门，即太庙门。内三门，门上并画蟠龙，殿屋二十五间，高大宏丽。两旁修廊，东西各开一门，与廊相通。盖百官陪从入此两门甚便。殿上十二室，每室尽榜金人祖先庙号，每一室计二间，东偏一门，西偏一窗。有窗处一间向西，壁上嵌以小石，室上下方广二尺以上，石门一，合开闭，系藏神主处。遇祭，奉神主出石室，祭毕，复藏。殿宇皆群小杂居，粪壤堆积，庭下草深数尺，大内诸殿亦然。北人乘马于殿上，庭草没龙墀，过者不胜故宫黍离之叹！复出太庙，向西行，一屏墙绰楔门。入门行二十步，西南一门即社坛，周围皆墙，四角有楼，内有社稷二坛、东西南北四门，遇祭祀则开，导迎四方之气。次日，又往城西隅，看故瑶华宫，昔隆太后所居之宫，仅存一殿，相近琼林苑、金明池，苑余墙垣，池存废沼。出新城，西偏即龙德宫，与厚载门相近，徽宗皇帝所创，有殿二，有馆四，有亭二十有四。近北军围城时，拆毁殆尽，止存熙春一杰阁，高百余尺，巍然插空，非人间所有。金人亦常毁之，竟不能登是阁。见四围皆荷花，用小桥通诸亭馆。吁！故宫自南渡迄今，百余年中，虽经金人营葺，犹有存者。

鲍照尝有井谜曰：一八五八飞泉仰流。一八，井字八角也。五八，折并字而四之，则为十者四，四十即五八也。飞泉仰流谓垂辘取水而上之也。今杭之塘西大明寺前井，亦镌隐语于上云：一人堂堂，两曜垂光。井深赤一，点去冰旁。二人同行，不欠一边。三梁四柱足火然，若有双钩两日全。乃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也。

汉之循吏，河南守吴公为首。虽传叙亦称其谨身帅先，居以廉平，不严而民化。当文帝即位之初，疮痍甫定，而治平为天下第一，及入朝，便能拔贾谊于草茅中，终隆汉业，可不谓贤乎！班马不为立传，何耶？岂简册脱落，无所考耶？抑善为治者，贵于无迹欤？吴公者，公岂名欤，区区丁公，吾知其名固有，如吴公之贤，嘉名不得闻邪。或曰：班氏见文帝时不是无循吏，不立传者，为不胜立也。吁，谈何容易！又如张释之。尝问文帝曰：周勃、张和如何如人，帝曰，长者。如此则上下知张相如为长者矣，且与绛侯并称。而后又为大将军，击匈奴，逐出塞即还，当时虽受神算于上，而相如能不徼功生事，以开边衅，益见其贤矣。出处颠末，亦无传可考；齐鲁大臣，史失其名，古今似此湮没者固不少。余偶读至此，窃有感焉耳。士之洁身厉行，盖为身后区区之善

名耳。若道家所谓为善无近名，名与身孰亲？是皆私于一己之谓，非兼善天下之谓也。《易辞》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。又夫子曰：疾没世而名不称，人苟不复爱其名，则悖逆狠暴之事，欲为即为矣。欲为即为，虽严刑重戮，有所不禁。故《春秋》一书，正为名教，使后之人耻恶名，慕令名，以相劝勉也。如吴公、相如皆贵为朝廷贤臣，且阙焉，况岩穴士哉！

或问文节倪公思曰：司马温公乃著《疑孟》，何也？答曰：盖有为也。当是时，王安石假《孟子》大有为之说，欲人主师尊之，变乱法度，是以温公致疑于《孟子》，以为安石之言，未可尽信也（元丰末，封孟子邹国公，建庙兖州邹县。至政和五年，安石之党蔡京等当国，诏乐正子克配享。后奏罢）。

柳子厚《答韦中立书》云：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弛而不严也；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节，激而发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。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《谷梁》以厉其气，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《太史》以著其洁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为之文也。为文之法，备于是矣。学者诚能如此用功，文其有不过人者乎？

《易》以一阴生于下曰垢，五阳在上犹盛也。一阴初生于下至微也。而爻辞曰：系于金尼，贞吉，有攸往见凶。羸豕孚蹢，戒之畏之，凛乎若不可一朝居者。及其再变而遁，则阴已得位，上之群阳虽众，莫可得而谁何矣。见几之早者，则嘉遁之吉，其系恋而不去者，不至于剥床及肤而不已。尝观有唐开元之治，二十二年，李林甫为三品，即一阴初生之垢也。至二十四年，而牛仙客入，二阴之遁成矣。欲天下之不至于剥，其可得乎？

前辈书翰往来，多尚情实，忠告善道则有之，未尝事虚文谄语相谄说也。余尝见赵平远出家藏忠萧公在荆襄时与史卫王往来论国事书，谓见信庵时，一士人所献书，有言不可者十条，牖列凿凿，皆精实语，虽字画不甚精楷，涂之乙之，略无避忌，然真情实意，浮于议论之表。又尝见刘漫塘《与史卫王书》，则曰：大丞相弼亮两朝，十九年矣。而不敢一日释此重负，自同于先越王，何哉？岂非以勋名已盛，权势已隆，欲奉身而退，不可得乎？某窃谓为此说者，左右前后自为身计者之谋，非所以为大丞相计也。又一书曰：四明山水胜处，平泉之嘉花美木，列植交阴，皆欣欣然若有待。昼锦耀，此其时欤？某病少愈，犹能手种树书。蹑青鞋布袜，听役于长公、少公之间，惟所以命。其与

王中书暨则问：身外之荣，曾不足以概中心之愧；一时之幸，且将为无穷之羞。大率前辈言语，率皆爱人以德，较之近世笔精墨妙三熏心，九顿首，妩媚不情，甘为粪苦足香之态者，不侔矣。

蜀僧居简，号北涧，能诗。叶水心有《奉酬北涧诗》，后题云：新诗尤佳，三复愧叹。然有一说，不敢不告。林下名作，将以垂远，不可使千载之后，集中有上生日诗，此意幸入思虑，何时共语，少慰孤寂。简遂钁此语于诗集之端。前辈相与之情类如此。

文十二年，随会能贱而有耻。服虔云，能处贱，又且知耻，言不可污辱。愚按马援谓梁松窦固曰，凡人为贵，当可使贱。如卿等，当不可复贱。居高坚自持，勉思鄙言。

天下之言性者，则故而已矣，未知定说。但见庄周有云，吾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故也，长于水而安于水，性也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此适有故与性二字。疑战国时有此语。

吕洞宾、寒山子皆唐之士人，尝应举不利，不群于俗，盖楚狂沮溺之流，观其所存诗文可知。如寒山子诗，其一云：有人兮山陁，云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难征，心惆怅兮狐疑，蹇独立兮忠贞。前辈以为无异离骚语。今行于世者，多混伪作，以谐俗尔。

今人呼平章为辨章，见《尚书大传唐传第一》曰，辨章百姓，百姓昭明。《史记》则又以为便章百姓。昌黎袁氏《先庙记》亦用“辨章”二字（案此条又见《癸辛杂识》）。

伯夷叔齐扣马谏武王，义不食周粟。程子曰：扣马谏不谏则不可知，非武王诚有之也。余意不食周粟，只是不食他禄，甘心薇藿于首阳。今人便谓饿死，非也。至于《史记》云云，谓父死不葬，亦非也。武王伐商，即位已十一年，父死久矣。故上蔡曰，孔子称“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盖于攻人之恶有所不暇，况于念旧恶乎？

客有曰梨益齿而损脾，枣益脾而损齿。一呆子弟思久，之曰：“我食梨则嚼而不咽，不能伤我之脾；我食枣则吞而不嚼，不能伤我之齿。”狎者曰：“你真是混沦吞却一个枣也。”遂绝倒。

韩胄为相时，当招致水心叶适。已在坐，忽门外有以漫刺求谒者，题曰：水心叶适候见。坐中恍然。胄以礼接之，历举水心进卷中语，其客皆曰：“某少作也，后皆改之。”每诵改本，精好逾之，遂延入书院饭焉，出一杨妃手卷，令跋其后，索笔即书曰：开元天宝间，有如此姝，当时丹青，不及麒麟凌烟，而及诸此。吁！世道判矣。水心叶某跋。又出米南宫帖，即跋云：米南宫笔迹，尽归天上，犹有此纸散落人间。吁！欲野无遗贤难矣。如此数卷

，辞简意足，一坐骇然。胄大喜，密语之曰：“自有水心在此，岂天下有两子张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，天下不可车载斗量也。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，未必蒙与进至此。”胄然之，为造就焉。其人姓陈，名说，建宁人，后举进士。

《孟子》曰，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《诗》曰，无言不仇，无德不报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。唐路岩为相，密奏三品以上赐死，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，验其必死。及岩赐死，使者乃取以进。五代薛文杰以奸佞事闽王。谓古制槛木疏阔，更为之，形如木柜，攒以铁芒，内向，动辄触之。既成，吴兵围建州，遣兵救之，军及中途，不进，必欲得文杰而后行，不得已，遣出兵，就以文杰所造槛车送军前，齧食之。祸福之反以自及者，又不但来俊臣之铁瓮也。

所贵乎儒者之学，以其足以用天下国家也。儒而不适于世用，特腐儒耳，奚益哉！孔子为中都宰，路无拾遗，器不雕伪。及为政于鲁也，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，公慎氏出其淫妻，慎溃氏奢侈逾法，越境而徙，以至隳三都而公室强，却莱夷而侵疆归。夫岂徒曰“所闻者俎豆之事”而已哉。明道程先生之为县也，辨藏钱之争，断石佛之怪，兴役以御水害，则曰：吾之董役，乃治军法也。故人不劳而事集。及其均税法，塞决堤，折黏竿，脯池龙；河东义勇，农隙则教以武事，晋城之民遂为精兵。陆梭山主其乡之义社，或者举孔子不答卫灵公之间陈以难之，先生曰：男子生以弧矢，长不能射，则辞以疾文事武备，初不可析。古者有征讨，公卿即为将帅，北闾之长则伍两之长也。卫灵公家国道，三纲将沦，既见夫子，猥至问陈，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。夹谷之会，三都之隳，讨齐之请，岂不知兵者？其为委吏乘田，则会计当，牛羊茁壮。使灵公舍战阵而问会计牧养之事，则将遂言之乎！执此而谓夫子诚不知军旅之事，则亦难于言理矣。故先生处之，调度有方，备御有实，皆可为后世法。象山先生守荆门，科条政教，无一不当于理。至如申严保伍，而群盗屏息；修筑子城，而役者乐趋。此儒者之所以有益于人国也。今或者徒以高谈性命为贤，华丽文词为能，求之实用则无有焉，其不至于误人天下国家也几希。

白驹过隙，魏豹传注：白驹，日景也，或谓日中之尘。然庄子“白驹过隙”，虽无明训，至于忽焉，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，与夫《礼记》之“若驷之过隙”，李斯之“六骥过隙”，不过喻日晷之疾，如于一隙，中窥驰马，非指为日景、为尘也。《选》诗亦有“青骊逝”。

《诗》有全篇用也字者，《墙有茨》、《君子偕老》是也。文亦有全篇也字者，如韩公《祭潮州大湖神文》，欧阳《醉翁亭记》，然却是祖语孟。《语》云：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又曰

：回也，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《孟》云：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曰：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云云。是以“君子远庖厨也”之类。《荀子荣辱篇》全用也字，余篇亦多。

晋卫夫人善书，义之早年师事之。绛州东库本一帖云：卫稽首和南。尾云：弟子李氏卫和南，思陵翰墨志云。卫夫人名铄，字茂漪，晋汝阴太守李矩妻。又羊欣《笔阵图》云：尚书郎李充母，以己姓卫，自称李卫。充必矩之子与翰墨志合。《国语》：施优谓里克曰：主孟啖我。注：大夫之妻，从夫称主。而孟，则里克妻字也。汉明德太后马氏，明谓明帝，谥法，思和纯淑曰德。妇人系于夫，故曰明德。观前数说，乃知古之妇人，如文姜、息妫，例以夫之姓氏，冠于己姓之上，然亦有冠夫名于己姓之上者，曹操卞夫人《与杨太尉夫人袁氏》书云：卞顿首。及杨夫人答书乃云：彪袁顿首。岂以卑答尊当尔耶。

赵烈侯好音，郑歌者枪、石（二歌者名），欲赐田人万亩。问公仲。仲进牛蓄、荀欣、徐越三人，皆贤士。遂止赐田。侯亦贤矣。

华州西岳庙有唐元宗封西岳御书碑，其高十数丈，接连数段为一碑。八分书，字几尺余。旧有碑楼，黄巢入关，人避于楼上，巢怒，并碑焚之。楼既烬，而字亦缺剥，十存二三。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时，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，才入境，至华阴谒庙，而县官皆从行。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，谒神毕，循行庙内，见损碑，顾谓嗣宗曰：可惜好碑，为何人烧子？嗣宗操秦音对曰：被贼烧了。希仁曰：要县官何用？嗣宗曰：县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，柰何贼不得。希仁大怒曰：安有此理，若柰何不得，要县官何用，且贼何人？至于不可捉也？嗣宗徐曰：都道姓黄，名巢。希仁觉其戏己，默然而去。

后稷以播种启封，其后世竟以农事王天下。周公封鲁，国之礼乐在焉，孔子实出其地。惟圣与贤，固德由天生。然随其地见闻所甚著者而得之。故周之农政、鲁之礼乐，冠万世而造极焉。则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，信有之。

老圃相传，木芙蓉根三年不除，误食之，杀人。因忆古乐府有云：昔为芙蓉花，今为断肠草。以此。

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：驷马高盖，其忧方大。富贵而畏人，不若贫贱而肆志。仁人之言也。畏人二字，甚有味。

方蛟峰格言八句，予尝书作两直轴，悬于斋阁：富莫富于蓄道德，贵莫贵于为圣贤；贫莫贫于未闻道，贱莫贱于不知耻。贫不安分谓之穷，仕能行道谓之达；得志一时谓之夭，流芳百世谓之寿。人谓吕居仁语，非也。

古者名与字皆可相呼于朋友间，至唐犹然，今不然矣。如曾子怒子夏曰：商，汝何无罪之类！唐忆李白、逢杜甫皆是也。后世惟呼以字，亦有以字自

称者。近见观风堂帖，所刊林和靖二诗，皆自书“君复奉呈某人”。又有紫戈帖，亦书君复顿首慈公大师”（又围炉等帖，皆姓下押字顿首。盖嘉以前，宰相与庶官书札，多具衔，前名后押。和靖当是时，相袭亦然）。因考颜籀、高俭、房乔、封伦，皆隋末唐初人，时惟称师古、士廉、元龄、德彝，未见有名之者。在当时尝以字行，故师古注《汉书》，直称颜师古。元龄注《管子》，亦直称房元龄。但《旧唐书》既明言房乔字元龄，而《新唐书》乃谓房元龄，字乔。又谓师古字籀不知欧公何所据，遂以字易名也。惟郭子仪字子仪，张嘉贞字嘉贞，李嗣业字嗣业，白元光字元光，侯仲庄字仲庄，名与字为一，自简便。《皇朝类苑》载，党进本名进，对人每自称曰辉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各从其便尔。此又莫晓如何。

《周礼秋官》：夷貉二隶，掌与鸟兽言。故俗以舌音祝祝，可以致犬。唇音汁汁，可以致猫。鸡朱朱，豕卢卢，一切以为天地间自然之应。故李白隐岷，养禽千数，呼皆就掌取食。介葛卢、公冶长等，皆能知鸟兽语。以余观之，朱朱、卢卢，皆像其声，祝祝声类免雉，汁汁声类鼠，皆像其所欲攫而食者。《周礼》亦云：知其嗜欲。至于葛卢、公冶等亦各自有幻术，假异类以神其诞也。西夷康居，与竺国邻，俗多善幻，此却与百兽率舞，凤凰来仪，天人之感不同。而先儒犹有凤麟为и {ね}之饰，疑之也。

舟之最大者，莫若木兰皮国，其舟内有市井买卖，机坊酒肆之类，拖长数丈，中积数年粮食。以此观之，元次山所作《浮宫记》，恐不可谓之寓言。

乡党朝服拖绅，《说文》作衤它。许慎东汉时所见《论语》本如此。

康节生不为训解之学，尝曰：经意自明，苦人不知耳。屋下架屋，床上安床，滋惑矣，所谓陈言生活者也。诗曰：陈言生活不须矜，自是中才皆可了。冲晦处士徐复，平居以太元授学者，或劝著书，复曰：古圣诸书已具，顾学者不能求，复何为以徼名后世哉？陆文安公不注释诸经，曰：六经乃注我者也。二三君子之言远矣。

荀奉倩以六籍为圣人糟粕，据子贡言性与天道也。象山尝与学者言：六经几个不分不晓，底子曰贤信得及否，数语相似。然此因秦火或漆书相传，遂致子曰有衍者，却不可因咽废食，则是元言与顿悟本相近也。

匡衡字鼎传，注云：字以表德，岂人所自称。而扬雄曰：后世有扬子云，必知元。苏章曰：今日苏孺文与故人饮酒，私恩也。昌黎志李虚中云：将疾，谓其友韩愈退之曰。王敦自谓王处仲（王戎传后），皆自尊以临卑之谓：古人呼字最重，子思字其祖，门人及孟子以后至于今呼仲尼，《仪礼》皆字父祖。汉袁盎兄子种，亦字其叔父，曰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奸，今丝欲刻治”。

赤壁之战，人皆知决策于周公瑾，而不知亦发机于孔明也。孔明之说孙权

曰：今战士还者，及关某水军，精甲万人。刘琦合江夏战士，不下万人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。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，与豫州协规同力，破操必矣云云。权大悦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鲁肃等水军三万，随亮诣先主，并力拒操，遂败操于赤壁也。

《史记李广传》：卫青问广等失道状曰：“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。”班史增作“失军曲折”，非是。广时但失道，不曾失军也。

予尝与方睦州论唐诗僧，当以皎然、灵澈为称首。因言皎字清画，尝作铜碗为《龙吟歌序》曰：故太尉，早岁尝隐终南山峻壁之下，往往闻龙吟声，清而静涤人邪想，时有好事僧，潜戛以三金写之，唯铜声酷似。他日，房公偶至山寺，闻林岭间有此声，乃曰：龙吟复迁于此矣。僧因出其器以告公，公命戛之，惊曰：真龙吟也。大历十三载，秦僧传至桐江。予使儿童戛金放之，亦不减秦声也。缙人或有讥者，予曰：此达僧之事，可以嬉禅，尔曹无以琐行自拘。尝赋诗以见意，歌曰：逸僧戛碗为龙吟，世上未尝闻此音。一从太尉房公赏，遂使秦人赏至今。初戛徐徐声渐显，乐章不管何人辨。似出龙渊万丈底，乍怪声来近而远。未必全由戛者工，真生虚无。非碗中。寥亮掩清，萦回凌细风。遥闻不断在烟杪，万籁无声天境空。昨向天台宿华顶，秋宵一吟更清迥。能令听者易常性，忧人忘忧躁人静。今日江上闻，蛟螭奔飞如得群。声过阴岭忽成雨响驻晴天将起云。坐来吟尽江空碧，却寻向者声无迹。人生万事将此同，暮贱朝荣动还寂。又于“万籁无声天境空”下自注：听专一境，则众音不闻，非万籁之无声也。皎然此说更精到，事亦不凡。诗家未见有引用者。

史臣书武帝封禅事，言其书秘，其事禁，独侍中奉车子侯典知之。甫去泰山，犹未至海上，即书：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。史臣之意微而显。盖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经，虑奉车子侯泄之，貽笑天下后世，故杀之耳。

世称元龙百尺楼。按《魏书》许汜、刘备在刘表坐，共论天下士。汜曰：陈元龙豪气不除，昔尝见之。无客主意，久不语，自上大床卧，使客卧下床。备曰：君有国士名，今天下大乱，望君忧国忘家，有救世之意。而君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。何缘当与君语，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、卧君于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间耶！表大笑。如此则百尺楼事，别无他传记。当是备语，要当元德百尺楼，元龙上下床，方得。

陈同甫，名亮婺女人。淳熙癸丑大魁作报家书云：我第一，滕强恕第二，朱质第三，乔行简第五，其时，三魁与第五名皆婺人，盛哉！谢朝士启有云：众人之所不乐，置在二三，主上以为无它，擢居第一。盖答策论恢复，颇不合朝论云。

汉武帝《秋风辞》，幸河东祠后土时作也。按《本纪》，祠后土者六，五

幸河东，一幸高里。幸河东皆在三月，独始立祠佳上，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。以昭明序考之，乃曰：顾视帝京，则有以符当时之诏曰，巡省豫州，观于周室之意。以辞中物色考之，乃曰，木落雁南，则有以符十一月也。盖其时尚循秦旧，以亥为正十一月，即夏正八月也。辞作于此无疑。时方有事于五岳四夷，而《文中子》以为乐极哀来，乃悔心之萌，何也？武帝所谓乐极哀来者，正为少壮几时，柰老何耳。畏死贪生之心，实兆于此，实锐于此。厥后五利、勇之之徒，承风而自者，以千万数。于是内穷土木，外穷河海，至老无所得。犹且羈縻不绝，幸庶几遇之，悔心何在焉？借使有之，岂非萌于子侯暴死之前，著于蝗旱大搜之间，而发于巫蛊祸妻子之后也？《秋风辞》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艺文志皆不载，独见之《文选》乐府。文中子、晦翁附入楚辞后。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，岂有以乎？

《南北国语》载：谢灵运父奂，无才能，为秘书郎，早世。灵运好臧否人物，谢混患之，欲加裁折。谓弟瞻曰：非汝不能。乃与子弟共游，使瞻与运共车。运登车便商较人物。瞻谓曰：秘书早世，谈者互有异同。运默然，言论自此衰止。若混、瞻，可谓爱人以德，且善保门户者欤。

王瞿轩迈，尝自赞其画像云：早游诸老门，晚入端平社，即汝瞿翁也。入被丞相嗔，出遭长官骂，亦汝瞿翁也。谁教汝不曲不圆，不聋不哑，只片时金马玉堂，一向山间林下。然则今日画汝者，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。问天祈活百年，一任群儿描写。

邵康节生席不赴，盖有见也。伊川生日，亦不事饮宴。前修似此者多。近刘极斋（宏济）蜀人，遇诞日，必斋沐焚香端坐，曰：父忧母难之日也。予自幼不幸，不逮事父母。遇是日即斋，不出，不荤不酒。既仕，虽出亦斋，不戏笑，不与宴席。此当为事也。惟年老，欲勉从子孙事亲之道，则于斋祭之次日为寿，犹或可也。

太宗开秦府日，于城西作文学馆，以杜如晦、房元龄、于志宁、苏世长、薛收、褚亮、姚思廉、陆德明、孔颖达、李元道、李守素、虞世南、蔡允恭、颜相时、许敬宗、薛元敬、盖文达、苏勖为十八学士。后薛收卒，召刘孝孙补之，命阎立本画其像，褚亮作赞。元宗开元中，于上阳宫含象亭以张说、徐坚、贺知章、赵冬曦、冯朝隐、康子元、侯行果、韦述、敬会真、赵元默、毋、吕向、咸会业、李子钊、东方颢、陆去泰、余钦、孙季良为十八学士（案韦述元本作李述，敬会真元本作张会真，赵元默元本无元字，咸会业元本作成冀真，东方颢元本作东方颖，陆去泰元本作陆元泰。今俱订改。一有陆坚，无东方颢）。命董萼画像（一作童萼），御制赞，为千载翰苑盛事。然含象诸儒，视前登瀛知名者，盖鲜矣。

司马《史记》于《货殖》、“任侠”、“佞幸”三传尤拳拳致意焉者，盖有所自伤也。财之为物，可以致用。迂苟多财，自可夤缘赎罪，安有终戾于辟之事；次则使平日有豪侠之助，必将挥金行赂，上章营救，争为之解纷者矣；又其次，则帝之左右，皆谀佞便嬖，逢君之恶，曾无一人为国家惜士类。保忠良，皆不足与为善者。以此知三传正以述迂之己意，精神全在是也。

父名其子，或字其子若孙，曰幼、曰少、曰稚、曰孺、曰孙、曰子，或曰叟、曰老、曰龄、曰翁、曰伯、曰叔，皆欲其寿考延长之意。然更有朱买臣，字翁子，赵充国，字翁孙，金日，字翁叔，兼之者也。

郭汾阳一日语子弟曰：正阳庶宝方，小儿之司命，不可不熟读。从容录所载如此，不知何书，岂《兔园册》之类耶？

《左传》僖卅三：季隗曰“我二十五年矣。”昭十三：叔向曰：“我先君文公……生十七年，得士五人”。至于绛县老人，使之年及于是，昭公十九年矣。皆谓齿也。古者论齿称年，此类甚众，则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亦当为齿。

又，主人焚冲，或濡马褐以救之。注：冲，车也；褐，马衣。按此则古者马亦有衣。